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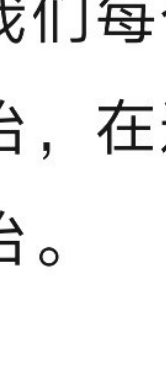
11 身份政治：爱标签下的人，别爱标签



30天认知训练营 · 2020

今天

[进入课程 >](#)



11 身份政治：爱标签下的...



12:48 11.72 MB

王烁亲述

你好，我是王烁。

这一讲，我讲身份政治。

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，有身份就有身份政治，在这个时代，身份正在成为最大的政治。

身份政治这件事给每个自认是好人的人，带来很大困扰，因为它不自洽。身份政治支配下的行为，不以行为本身的好坏为好坏，而取决于行为指向的对方身份。

什么意思呢？它默认对不同身份的人要不同对待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族群之内是我们，族群之外是他们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他们是外人，内外有别。无论是把这些告诫推行到极处，还是把这些告诫完全置之脑后，都制造过很多悲剧。

那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
这一讲我给你讲一个智者为身份政治开出的药方。他曾目睹悲剧，然后被悲剧驱动终身所学，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身份政治引发的暴力

陌生人满身鲜血闯进他家花园讨水喝那一天，阿马蒂亚·森只有11岁。陌生人重伤躺在地上，森把他的头架在自己腿上休息，叫来父亲。伤者叫麦亚，森的父亲是

达卡大学教授，这是1945年，这里是英国殖民统治即将终结时的印度-孟加拉（Bengal）。

再过几年，当英国人撤走的时候，与整个南亚次大陆一样，孟加拉也被分裂成两半，东孟加拉与次大陆最西边的巴基斯坦一起，成为独立国家，次大陆中间成为今天的印度。在整个次大陆的最东边和最西边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交换，穆斯林涌入巴基斯坦和东孟加拉，印度教徒涌入印度。

那天，森家花园外发生的是这一切的前奏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正在大街上相互残杀。而这一起残杀，不过是那一年几十起残杀中的一起。森家住在印度教徒聚居的街区，麦亚是穆斯林。在送去医院的路上，麦亚告诉森的父亲，他知道今天不该出门，但没办法，他打短工为生，一天不出来找活干，全家就没吃的。

麦亚到了医院，在那里死去。南亚次大陆上，成千上万人死于同样的暴力。

对任何孩子来说，亲身承受这样的冲击都是太强烈了，在阿马蒂亚·森身上，这冲击驱动了他未来几十年的思考，伴随他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最终写出《[身份与暴力](#)》（Identity and Violence），我读过的对身份政治思维的最好解毒剂。

为什么昨天还是邻居、朋友、同事、板球队友、顾客、生意伙伴，无穷多种身份的复合体，今天就只剩一种身份，穆斯林或者印度教徒？为什么身份驱使人们相互残杀？

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多种身份。有些身份是可以选择的，职业、兴趣、经历；有些身份是不可选择的，如国籍、民族、籍贯；有些身份介于两者之间，如信仰，在有些地方，信仰属于个人选择，在有些地方，信仰不可选择，出生在此时此地，你就被默认有信仰，伴随你一生，你如果胆敢重新选择，就被视作背叛。

身份跟身份之间并不平等，有一些比另一些更重要。现实中看得很清楚，整体而言，往往是越不可选择的那些身份越重要。越是经由个人选择而获得的身份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平均而言，往往就越不重要。

比如我下围棋，跟其他下围棋的人互称棋友，这是一个身份；我来自四川，有许多四川老乡，这是另一个身份。这两个身份平时和谐共处，但如果强大的外力降临，迫使我的身份复合体走向塌缩时，你猜哪个身份先垮掉？你很难猜错。

最重要的身份是那个能给自己安全的最小群体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言自明，也不需要事先知道，只要安全受到威胁，它就突然变得清清楚楚、不容置疑。

人是终极社会动物，没有一个人能只靠自己获得安全，安全总是属于群体的特权。10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时，个体安全的最小群体单位是直系家庭；在发明农业以来一万年间的大多数时候，安全的最小单位是宗族；在亚马逊流域，外人所不能及的密林中，它是村庄；一神教兴起后，它是教会；近现代以来，民族国家兴起，民族和国家变成近义词以后，它是民族，也是国家。

只要安全感消失，人们突然暴露在真实的或者想象出来的生存危机面前时，原本茂密丰盛的身份大树上，枝桠就急速脱落，露出根本，人们彼此识别，党同伐异。

提供安全的最小群体，可以用另一个画面来解释：当拿着刀枪的陌生人逼近你，问你是什么人，你只有一秒钟回答，那么，你给的答案就是当下那个提供安全的最小群体，它是暴力的开关，一言而决，立见生死。

风和日丽之时，我是无神论者、四川老乡、北京市民、几所大学的校友、麻辣食物嗜好者、围棋强者、让我一个人安静不要烦我主义者、咖啡与茶不分高下主义者、轻度怀疑论者、世界大同虽然是乌托邦但应该试一试的支持者，等等。越是岁月静好，我的身份就越是丰富多元。

反过来说，如果风云突变，环境险恶，我的身份就扁平化。不管我愿不愿意降维，只要环境在降维，人就在降维。那些多出来的身份维度，自己不收起来，环境就给你切割掉。

降维不匀速，而是个加速度过程，越到后期速度越快。被挤掉的第一个身份是最不重要的，但挤掉它所需要的时间往往却是最长的。被挤掉的倒数第二个身份是极为重要的，但挤掉它只要一瞬间。昨日的邻居今日相互杀戮，便是因为人们终于被挤出了人之为人的那个共通的身份，以保有获得安全的那个最小身份。漫长的溃散，突然的崩解，同属一个进程。

阿马蒂亚·森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煽动暴力的艺术——如果这事能叫作艺术的话——都在于激发人们的生存本能，突出此时此地每个人惟一重要的最后身份，于是身份与暴力在此合流。你是谁？三个字决生死。

如果不是在暴力的阴影下，谁会愿意只剩下一个身份？只剩下一个身份后，全世界更是只剩下武装到牙齿的我们和他们！单一身份催化暴力，暴力强化单一身份认同，这是通向地狱的双螺旋结构。现实经常就是这么被它转动起来。

阿马蒂亚·森的药方

如果你熟读历史，从古代史到当代史，你不会对此陌生，对它在将来会不会重演也难以抱有乐观。但阿马蒂亚·森还是知其难而为之，他给出三重解药：多重身份，理性思考，个人选择。

多重身份指的是，用身份区隔人这件事既无法消灭，恐怕也不应该消灭，关键是每个人自己要保持并尊重别人保持多重身份，而不是用单一的统治性身份压倒一切，特别是用那种命定的身份压倒一切。

信仰、政治、职业、生于斯长于斯之地，请问哪个身份不重要？它们也还只是一个简易标签，身份之下并不是铁板一块，仍然有着丰富内涵。

今天说起“河南人”这三个字，便有人相视一笑，指向性心照不宣，但河南有一亿人呢！一亿人当中什么人没有？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。又比如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，这些年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上也经受了脱胎换骨的洗礼。

直接挑战这些在当代越来越敏感的主题，阿马蒂亚·森所用的武器是每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：每个人都应尽力拒绝扁平化，保有多重身份，而在多重身份中哪一些在此时此地对他的权重比较高，要出自他的自主思考。

无论生于具何种信仰的家庭，自己要不要接受这种信仰，不是一出生就注定的思想钢印，而是个人的自主权利，最好是经过理性思考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

阿马蒂亚·森进一步推论，要化解由身份